

Classical

彩色珍藏版



青年近卫军

QINGNIANJINWEIJUN

世界文学名著少年必读丛书

[前苏联] 法捷耶夫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少年必读丛书

教育部新课标学生课外必读书目

青年近卫军

[前苏联] 法捷耶夫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年近卫军/[前苏联]法捷耶夫著;谈戈改写;吴久春
绘.—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1
(世界文学名著少年必读丛书)
ISBN 7-201-04646-2

I.青… II.①法… ②谈… ③吴… III.长篇小说—前苏联
—缩写本 IV.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02634号

法律顾问:高朋律师事务所 王宇 律师

总策划人:王 译

总监制人:大 勇

丛书主编:王 益

文字改写:谈 戈

内文插图:吴久春

责任编辑:陈益民 杨舒

封面设计:益创·文豪

青年近卫军

原 著	[前苏联]法捷耶夫		
出 版 人	刘晓津		
出版发行	天津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邮政编码:	300020
网 址	www.tjrm.com.cn		
E-mail	tjrmchbs@public.tpt.fj.cn		
印 刷	北京鑫富华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32	印张:6
印 次	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0	字数:75千字	图幅:60幅

ISBN 7-201-04646-2

定价:12.80元

主要人物介绍

- 普罗庆柯：伏罗希洛夫格勒地下州委书记之一。
- 刘季柯夫：克拉斯诺顿地下区委书记。
- 舒尔迦：克拉斯诺顿地下区委领导人之一。
- 瓦尔柯：新一号矿井井长，后成为克拉斯诺顿地下区委领导人之一。
- 奥列格：青年近卫军政治委员。
- 杜尔根尼奇：青年近卫军指挥员。
- 邬丽亚：青年近卫军总部委员。
- 邱列宁：青年近卫军总部委员。
- 刘勃卡：青年近卫军总部委员。
- 华丽雅：青年近卫军总部联络员。
- 妮娜：青年近卫军总部联络员。
- 阿纳托里：青年近卫军队员。
- 沃洛佳：青年近卫军队员。
- 莎霞：青年近卫军队员。
- 斯巧巴：青年近卫军队员。

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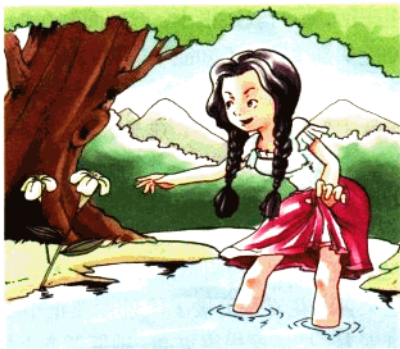
录

第一章	大撤退	7
第二章	地下工作者	17
第三章	奥列格制服奔马	20
第四章	与女友告别	24
第五章	遇上德国兵	28
第六章	草原之夜	34
第七章	邱列宁	39
第八章	德军占领克拉斯诺顿	46
第九章	邱列宁炸了德国人	53
第十章	地下党在行动	58
第十一章	华丽雅家的聚会	66
第十二章	青年近卫军的成立	73
第十三章	刘勃卡出城	83
第十四章	冒险贴传单	89
第十五章	重要的决定	93

第 十 六 章	处死福明	100
第 十 七 章	母亲的忧虑	104
第 十 八 章	乡村一日	108
第 十 九 章	冒险救俘虏	111
第 二 十 章	在战斗中成长	117
第二十一章	挂红旗	124
第二十二章	欢乐的舞会	129
第二十三章	突然袭击	133
第二十四章	开办青年俱乐部	137
第二十五章	危险降临	141
第二十六章	不幸被捕	151
第二十七章	在狱中	157
第二十八章	奥列格被捕	164
第二十九章	又入狼窝	170
第 三 十 章	永远的光荣	174

第一章 大撤退

一个姑娘从小河边的柳丛里探出身子，这样说道：“瓦丽雅，你看，这真是美极了！完全像雕刻出来的……它这样静静地贴在水面上，纯洁、端庄、恬静……颜色深浅不同，白色中带一点黄，带一点粉红，像是天蓝的。花心滋润得像珍珠，简直把人的眼都看花了……”



这姑娘叫邬丽亚。她穿着雪白的上衣，有波纹的黑发梳成两条辫子，有一双非常美丽的水灵灵的黑眼睛。

“居然还有功夫来赏花！你这个人真怪，邬丽亚！”那个叫瓦丽雅的姑娘回答，她的鼻子有点翘，脸却非常动人。她的眼睛对百合花望也不望，只是不安地寻找着跟她们走散了的女伴，喊了一声：“喂！……”



开篇便是一个赏花场面的描写，而不是直接写战争，带给人许多联想，比如我就联想到战火中的青春。

邬丽亚穿着雪白的上衣，有一双非常美丽的水灵灵的黑眼睛。这一形象刻画非常生动。

“喂——喂……喂——喂……喂！……”几个不同的声音答应着。就在

这时候，远处传来了一阵雷鸣似的炮声。“又来了……”邬丽亚低声说。

“这一次他们真会冲进来吗？”瓦丽雅说，“炮声响得那么厉害！”

她们默默地听了一会。“听到这种声音，我心里就感到非常难过。”邬丽亚激动地说，“你记得昨天傍晚草原上是多么美吗？你记得吗？”

邬丽亚压低声音问道。“记得！”瓦丽雅轻声说。

“是啊，是啊……你知道，人家都说我们的草原不好，说它单调，可是我倒很喜欢它。我记得，妈妈身体还健壮的时候，她常带我到瓜田里干活，那时我还很小，就仰面躺在那儿，拼命往高处看，心里想，不知能望到多高，不知能不能望到天顶？昨天我们看着落日，后来又看着那些汗淋淋的马匹、大炮、马车和伤员，那时候我心里痛苦极了……红军战士们都筋疲力尽，满身尘土。”

“我忽然明白过来，这根本不是什么重新部署，这是在进行着可怕的撤退。”瓦丽雅默默地点点头。

“大家看啊，百合花！”从树丛里跳出一个纤瘦灵活的姑娘，她名叫莎霞。随着她的叫声，另外六个姑娘，都叽叽喳喳地拥到了河边。“啊，这朵百合花真是美极了！”邬丽亚正小心地用一只脚在长满水草的河底试探着，把裙摆提得更高，她低低弯下修长匀称的身子，用一只空着的手抓住了百合。

“真了不起，邬丽亚！凭你的行动，你完全配得上联盟英雄的称号。”莎霞站在河水里，圆睁着淘气的褐色眼睛望着朋友。

什么地方又响起炮声，莎霞和邬丽亚连忙爬上了岸。姑娘们都抬起头来，留神细听着那断断续续的轰响声。



一边赏花，一边听到炮声，这样的对比写法给人阅读时的冲击力很强。

“不止一架，起码有三架呢！”

“大概是去炸渡口……”

“也许是到米列罗沃去的。”



“得了吧，米列罗沃已经放弃了，昨天的战报你没有听吗？”

“反正战斗还在南边进行。”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姑娘们谈论着，炮轰声似乎愈来愈近了。

邬丽亚、瓦丽雅、莎霞和另外几个姑娘，都是今年春天才从五一矿山学校毕业的。她们今年春天毕业了，战争，好像是在等候着她们似的，直冲着她们来了。

以前清静的车站现在都挤满了车、人、炮弹、机器和粮食。小房子的窗口传出妇女和孩子的哭声。在那里，父母在送别子女；在那里，要同自己的组织一起离开城市的丈夫或父亲在同家人告别。

不幸来临了！

姑娘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战况，其实她们都不知道目前形势如何。

“形势的确很坏，对吗？”一个岁数最小的女孩胆怯地望望伙伴们，她的眼睛里涌出了泪珠。她的最亲爱的姐姐从战争一开始就去前线当军医护士，如今下落不明。

从那以后，她就觉得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可怕的、无法挽回的，她忧郁的眼睛也一直是泪汪汪的。

只有邬丽亚没有参加她们的谈话。

就在这时，一声沉重可怕的巨响，震动空气和大地，差点没把她们的耳朵震聋。树上的枯叶纷纷落下，连水面也起微波。姑娘们脸色发白，默默地相互对望了几秒钟。

“会不会是在什么地方扔了炸弹？”玛雅问。“它们不是早就飞过去了吗，又没有听到有第二批！”最小的姑娘眼睛睁得大大地说，她总是头一个感到不幸。

这时，几乎是混在一起的两声爆炸，撼动了四周；一声很近，另外一声稍迟一些，离得很远。姑娘们一声不响，都不约而同地急忙朝村里跑去。

远方传来激战的声音。她们跑到五一村前的小山上。从这儿望过去，只见公路上都是密密麻麻的军队和逃难的人们。普通的民用汽车，

满是尘土的军用车，卡车，轻载车和救护车——拼命按着喇叭，疾驰着越过他们。

这时，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雄伟的新一号井的钢骨水泥井架突然倒了下去，接着地底下又发出一声可怕的巨响，把姑娘们吓得战栗了一下。

巨响过后，井架连影子都没有了。而原来是井架的地方却冒着一团团肮脏的浓烟。

这一切可怕的景象，仿佛是世界末日到了。

“炸矿井了！……姑娘们！……”不知是谁在喊叫？

姑娘们跑回家去了，邬丽亚和莎霞却越过公路抄近路进城，要到共青团区委会去。但是就在几个姑娘分手的时候，瓦丽雅却突然抓住了好朋友的手。

“邬丽亚！”她用怯弱的声音说，“亲爱的邬丽亚！你到哪儿去？我们回去吧……也许会出什么事。”

邬丽亚却陡然朝她转过身来，默默地望了她一眼——不，邬丽亚没有理她，很快地，转身朝着不同的方向跑去，这在她们的友谊中还是第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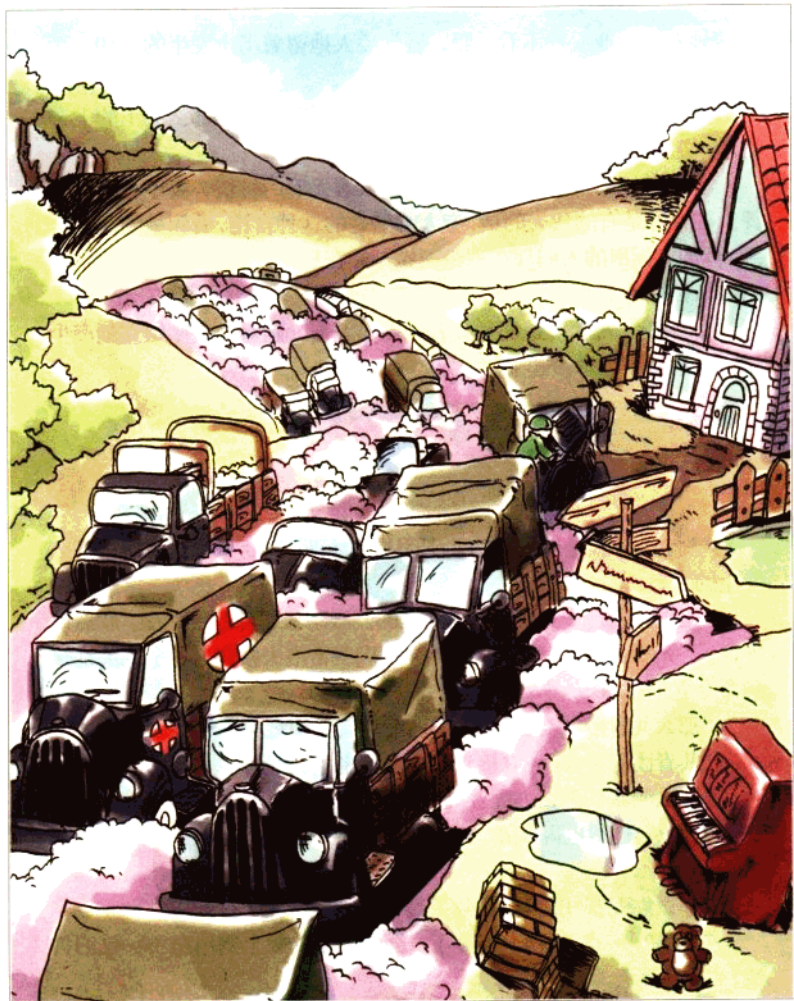
邬丽亚一心只想赶快跑到区委会去，她沿着栅栏，差点撞倒一个姑娘。那姑娘个子不高，体态非常苗条优美，浅黄的头发，小小的翘鼻子，一双蓝色的眼睛。

这是大名鼎鼎女演员刘勃卡，几乎克拉斯诺顿所有的青年们都认识她，喜欢她。令人惊奇的是，她竟然打扮得好像要上俱乐部似的，悠闲自在的站在门边的丁香丛中。



作者描绘的大撤退景象给人一种紧迫感，让人感到战争已伸手可即。

那姑娘个子不高，体态非常苗条优美，浅黄的头发，小小的翘鼻子，一双蓝色的眼睛。刘勃卡的形象在作者笔下更加生动可爱。



公路上都是密密麻麻的军队和逃难的人们。

她对邬丽亚看都不看一眼，盛气凌人地望着街上发生的一切，嘴里莫名其妙地喊着：

“你以为苏维埃政权撤退了，你就可以胡来了吗？那么天上的上帝呢？你以为他看不见？他全都看得见！……”

要不是她的蓝眼睛里流露出这种天真无邪的神情，要不是她的批评大部分都是有的放矢的话，旁人听到她的这种言论，看到她的这副打扮，再加上周围的人们都在逃跑而她却站在那里安然不动，一定会把她当做最狠毒的反革命，等待德国人到来而嘲笑苏维埃人的不幸。

邬丽亚非常欣赏她那种沉着无畏的态度，她对这个姑娘立刻产生了信任，就跟她攀谈起来。



邬丽亚非常欣赏她那种沉着无畏的态度，她对这个姑娘立刻产生了信任。这是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并不复杂，属于简单的心理活动。

“刘勃卡，我是五一村的共青团员邬丽亚。告诉我，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这很平常……”刘勃卡用发光的蓝眼睛望了邬丽亚一眼，欣然回答说，“今天早上，我们的军队放弃了伏罗希洛夫格勒，各个机关都接到命令立刻撤退……”

“那么共青团区委会呢？”邬丽亚声音失望地问。

“共青团区委会吗？它接到了命令，走了。”

“那么叫我们怎么办呢？”邬丽亚气愤地问。

“你吗，自然也得离开。今天一早就发出了命令。你一早到哪儿去啦？”

“那么你呢？”邬丽亚直截了当地问。

“我吗？……”刘勃卡沉吟了一会，聪明的脸上露出事不关己的神情。“我还要看看。”她说。

“你难道不是团员？”邬丽亚盯着问道。



“我不是。”刘勃卡说，她微微把嘴一抿，就扭过身去。

“爸爸！”她叫了一声，迎面走来一群矿工，其中有新一号井井长瓦尔柯和刘勃卡的父亲。他们的脸上、手上和衣服上全都是煤灰。他们一言不发地走着，神情沮丧，邬丽亚突然明白了，原来就是他们，亲手炸掉了新一号井，炸掉了克拉斯诺顿矿区引以为自豪的矿井，为的是不把它留给敌人。

刘勃卡跑到父亲面前，用雪白的小手握住他的大手，和父亲并排走着。

“好吧，……我们得赶快收拾收拾，车子已经准备好了，要撤退了。我先去接别人，然后来接你。”瓦尔柯对刘勃卡的父亲说。接着，他就带着那几个矿工和军人，慢慢地沿着街走去。

“刘勃卡，你真得走了。”父亲生气地对女儿说。

“我已经说过，我不走。”刘勃卡绷着脸回答说。

“别胡闹啦，”父亲很激动，“共青团员都已经撤退了，留下来很危险……”

刘勃卡的脸马上涨红了，她抬起眼睛望望邬丽亚，把嘴一抿，“我舍不得离开母亲。”

父亲和女儿沉默不语。过了好一会儿，瓦尔柯转回来，他望着他们父女两个说：“啊，我们分手的时候到了，……再见……”他的声音低沉得可怕。

“是啊……该撤退了，可你瞧，我的老伴，还有我女儿，她们都不走。”刘勃卡的父亲缓慢地说。他突然长叹一声说：“我们怎么能把它炸了？”老头沙哑地呜咽着，低低地垂下头来。刘勃卡也放声大哭了。



炸掉矿井后，刘勃卡与她的父亲都哭了。这表出他们内心的矛盾，一方面是自己引以为傲的矿井，一方面又必须炸掉以免落入敌手。

邬丽亚咬着嘴唇急忙往五一村跑，往家里跑。疾飞而过的轰炸机



在她头顶上一阵阵扫过。几分钟后，远处可以听到低沉的爆炸声。

邬丽亚从没想过，有一天她会离开家庭，单独来决定自己的命运。现在，这个时刻来临了。邬丽亚知道，她的父母年老多病，而且对自己的家十分留恋，所以不会下决心离开。

他们的儿子在军队里，邬丽亚又是一个没有职业的人，照管不了他们。邬丽亚的姐姐已经在本地结婚生子。因此他们都早已决定：不管发生什么事，他们都决不离开家园。

母亲已经迎着她跑过来，是什么力量使母亲从病榻上起来的呢？母亲的后面是衰老的父亲、姐姐和姐夫。孩子们也跑了过来。他们的脸上都带着焦急不安的痕迹，小外甥一个劲儿地哭着。

“你到底跑到哪儿去啦，我的好女儿？一清早就不见你的影子！快到阿纳托里那里去，快去，女儿！”母亲说，眼泪顺着她满是皱纹的两颊滚下来。

“谁找过我？是阿纳托里？”邬丽亚急忙问道。

“快去，快去，女儿！”母亲重复说。

邬丽亚穿过田垅向邻居家跑去，阿纳托里是今年同邬丽亚一起从五一村的中学毕业的。他是邬丽亚的邻居，书读得非常多，人很聪明，只是沉默寡言，有些害羞。

“邬丽亚……你可知道，我一清早就在找你，我已经把所有同学家里都跑遍了，为了你，我叫别人晚些动身。他们都在我们家里，有的人已经开始骂开了，你赶快去收拾吧！”他急急地说，“是区委会叫大家都离开。德国人眼看着就要来了。所有的人我事先都通知了，惟独找不到你们这一伙，都快把我急死了。”

“可是，阿纳托里，你通知瓦丽雅了吗？”邬丽亚声调坚决地说，“你是知道的，她是最要好的朋友，我不能不带她去。”

阿纳托里脸带苦恼地说：

“马不是我的，而且我们已经有四个人……我简直不知道……”他一筹莫展地说。



娜丽亚猛地抱住她，搂得紧紧地，哭起来。别离的痛苦使她们心碎。



“好吧，阿纳托里，谢谢你的一切……你们走吧，我跟瓦丽雅一起走。” 邬丽亚坚决地说，“再见了！我去找瓦丽雅。”

邬丽亚刚回到家中，就看见她们一家人围着苍白黑瘦的瓦丽雅。

“瓦丽雅，去收拾收拾。有马，我们可以说服他们把我们俩都带走！” 邬丽亚急急地说，“等一下，我有话要对你说……”

瓦丽雅抓住了她的手。她们退到门边。

“邬丽亚！” 瓦丽雅直望着她说。她那双浅色眼睛里流露出无限的痛苦。“邬丽亚！我哪儿都不去，邬丽亚！” 她感情激动地说，“邬丽亚，我不会斗争，我不敢单身到外边去……是的，我知道，现在我的这些梦想都破灭了，但是我妈年纪大了，我没有做过伤害别人的事，我是个不受注意的人，所以我打算留下来……请你原谅我……”

瓦丽雅说着就用小手帕捂着嘴哭起来。邬丽亚猛地抱住她，搂得紧紧地，哭起来。别离的痛苦使她们心碎。—

“别了，瓦丽雅……”

“别了，邬丽亚。” 瓦丽雅失声痛哭了。

她们吻别了。



离别是忧伤的，尤其是战争期间的离别，更像生死别，为此瓦丽雅在与邬丽雅的告别时痛哭不已。